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漢

第二函
第十冊

全後漢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永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校尉鮑宣子爲郡功曹莽時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封中陽侯更始敗歿爲發喪罷兵來降拜諫議大夫出爲魯郡太守封關內侯遷揚州牧母憂去官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十五年遷東海相拜兗州牧卒官

奏劾趙王良

今日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

大不敬也

後漢鮑永傳
注引東觀記

鮑昱

昱字文淵永子建武初試守高都長後爲泚陽長再遷中元初
拜司隸校尉永平中坐事免後拜汝南太守十七年代王敏爲
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卒年七十餘

對災青問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知失得
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
袁宏紀此下有骸
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
禁錮與滅繼絕生死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後漢鮑永附傳又見袁
宏後漢紀十一有小異

救耿恭關寵議

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

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已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

袁宏紀此下有兵家先名後實

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

幟倍道兼行已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

入塞

後漢耿恭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與此小異

鮑德

德昱子永元初爲黃門侍郎出爲南陽太守徵拜大司農

說竇憲弟夏陽侯瓌

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畱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

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

後漢陳寵傳章帝崩竇憲常銜寵乃白太后典喪事

欲因過中之德素敬寵說夏陽侯瓌

歐陽歙

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莽時爲長社宰更始卽位已爲原武令

遷河南都尉行太守事建武初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尋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更封夜侯十五年代韓歆爲大司徒坐汝南臧罪發死獄中

下教論繇延功

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理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曰教則不能者勸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曰養德

袁宏後漢紀七又略見後漢鄧

惲傳風俗通並刪節

鄧惲

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莽時曰上書繫獄會赦得免建武中積弩將軍傅俊請爲將兵長史後歸爲縣門下掾病去又爲郡功曹去客江夏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後爲梁令遷長沙太守坐事左轉芒長尋免

上書王莽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
者順曰成德愚者逆曰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
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曰
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
曰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曰自累也天爲陛下嚴
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畱神後漢鄧
惲傳
因廢郭后上書

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況臣欲得之
于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人倫使天下

有議社稷者

袁宏後
漢紀七

上書諫獵

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呂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已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爲至戒小臣所竊憂也

袁宏後漢紀七又見

後漢鄧惲傳有小異

說遂址

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承天德

後漢鄧惲傳

諫傅俊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剝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曰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曰明非將軍本意也

後漢鄧惲傳

說太子

大四百四十九
小三十九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曰明聖教不背所生

後漢郅惲傳

誓眾

無掩人不備窮人于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

後漢郅惲傳

朱勃

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莽時試守渭城宰建武中爲雲陽令去官有集二卷

詣闕上書理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眾故高祖赦蒯通而呂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

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曰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于益州隗囂擁兵于隴冀豪傑盱眙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隗囂克定援有力焉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豪強叛城酋羌殺吏二語從書鈔一百五十六引東觀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乃噉弩煮履此語從書鈔補梅鼎祚文紀別收東觀記一條題云救狄道策列于理馬援書之後實卽此書之約文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奮不顧身閒關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文選王仲宣詠注引作轉圓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脰徵在虎賁則有

忠策嘉謀于國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離疫援不獨存夫戰或曰久而立功或曰速而致敗漢人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醴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呂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畱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呂功除聖

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曰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曰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

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後漢馬援傳袁宏後漢紀八

飛鳥跼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東觀漢記案朱勃理馬

援書范書袁紀各有刪節今合錄之復據東觀記補足三語此又其佚文也

馬援

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莽時爲郡督郵坐事亡命遇赦辟衛將軍王林府拜新城大尹莽敗去郡避地涼州隗囂曰爲綏德將軍建武四年奉使洛陽曰爲待詔歷太中大夫隴西太守虎賁中郎將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二十五年擊五溪蠻卒于軍爲梁松所陷追收侯印建初三年追謚曰忠成侯

上銅馬式表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曰

大五百五十七
小六十一

別尊卑之序有變則已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輒有驗効臣愚已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已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

傳

後漢馬援

銅馬相法

水火欲分明

水火在鼻兩孔間也

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

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

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

懸薄股也

脇堂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

三寸堅如石髻欲戴中骨高三寸

髻中骨也

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

呂上能久走鞅欲方

頸前

胸欲直而出

臑骨前面

臑閒欲開望視之如雙

鳧

後漢馬援傳注御覽八百九十六

上疏言隗囂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

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

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

隗囂本實交友初囂

袁宏紀作臣與囂往爲知交今聞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自計無負于囂

遣臣東

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

袁宏紀作僕北面稱臣加已本欲爲漢足下往觀其政

于

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呂赤心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呂

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

無呂上聞

袁宏紀作盜憎主人反欲歸怨于願聽詣行在所極陳臣臣欲遂退不言則無呂報陛下

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

袁宏紀作然後退就隴畝飯疏飲水隨四民之職

死無所恨

後漢馬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各有刪節

上疏言破羌已西不可棄

亢吾已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卽棄亢吾已西北爲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爲國家憂

袁宏後漢紀六

破羌已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

後漢馬援傳卽前疏之約文

案

上書請復鑄五銖錢

富國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

擊尋陽山賊上書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刺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御覽

九百五十一

引東觀漢記

上書請正印文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
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
正者多符印所已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
正郡國印章後漢馬援傳注
引東觀漢記

至荔蒲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

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于春夏筍

聚珍本東
觀漢記

征交阯上言

從蒼洽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
已上弦毒矢利已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已行兵此道最便
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

水經葉
榆水注

將入九真上言

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

自入交阯于今爲盛

水經葉榆水注

平交阯上言

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矐眼討賊怯于戰功宜加切勅

東觀漢記
聚珍本

奏請分西于縣

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

後漢馬

援傳

與隗囂將楊廣書

春卿無恙

楊廣字春卿

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還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

隗囂字季孟

爲天下表的常懼

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已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

于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王元字游翁

自謂函谷已西舉足可定已

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

子恂字伯春

見其奴吉從西

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于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已擁兵眾者欲已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已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已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嶺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